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六十回 三女明婚鸞諧鳳合 一人暗卜夫貴妻榮

璇姑等亦因秋香唐突無禮，不加斥叱，不測水夫人之意，今水夫人說有緣故，大家肅然起敬。水夫人淒然不樂道：「這秋香，是先姑木太夫人房內伏侍的一個小丫鬟，先姑易簪時，秋香年止十歲，吩咐我好好看待，不要打他。我因記得先姑遺言，故從沒打過他一下，連重話也不輕易說他一句。他漸漸放肆起來，全沒規矩，好勸他不聽。又怕縱壞了他，才撥他去伏侍大媳，管束管束，沒有大不好處，便不許打罵。以致驕蹇自由，每每出言無狀，皆為此也。」因在貼胸。取出一個錦囊，囊內貯著一方小小玉印，上面刻著「如日之升」四字，道：「這是木太夫人所遺，留我作念的。」說罷，流下淚來，因付與田氏等觀看。田氏等傳玩感歎，仍送還水夫人。水夫人仍放入錦囊，貼胸藏好。璇姑等亦如撥霧見天，疑團盡釋，孝敬之念，油然而生。難兒心中尚有所疑，起立斂衽道：「太夫人純孝之念，令人感泣。但木太夫人遺言，固當仰承；而君子愛人，不為姑息，若但遵遺訓，一味寬容，恐又非木太夫人慈愛秋姐之意。古人以善繼善述為達孝，不識其中更有權衡否？」水夫人大喜命坐，說道：「四姐能問及此，異於迂儒之見矣！先姑因愛憐秋香，故有此遺訓；我因記念遺訓，故每每寬容。然使秋香因此而蕩檢逾閒，將為奸盜邪淫之事，我亦不加管束，一味姑息，使死守先姑遺訓，而實傷先姑之心，不孝孰甚焉！秋香這丫鬟，只有嘴快、喜報新聞、沒甚規矩這幾件，是他的不好處，卻沒有別的過犯，尚知學好，頗有忠心。雖不及紫函之沉靜，冰弦之幽雅，而慧直過之父母所愛，亦愛之，父母所敬，亦敬之，至於犬馬盡然，而況於人乎？我若以小過責之，先姑之訓謂何？然又怕他因小過不戒，而馴至大過，故令大媳管束，督做女紅之事。非縱之使毫無忌憚，肆意妄為也！」難兒滿心悅服，極口贊頌道：「太夫人誠女中之聖君子所為，宜難兒所不識也！」璇姑愈加敬信。小驪一段不平之氣，俱化入爪哇國中，毫無影響了。到了十八這日，未能稟說：「東方太爺差人來請過，那裡已準備轎子，在浴日山口迎接。小的這裡船隻也預備下了，在水牆門上船，出西水關，由桃花港到山口，只有十五六里水路。請問姑爺：是用了飯下船？還是在船裡用飯？」素臣稟知水夫人，水夫人道：「吃了飯下船罷。」這日，是洪儒備席送行，任夫人不便自來，叫丫鬟翠香來送。外面洪儒陪古心兄弟，裡面鸞吹、素文陪水夫人姑媳。席散後，素臣、素娥拜別未公靈柩。素臣又到縣中，別了任公、任母。一行人都到水牆門下，綠楊樹邊下船。鸞吹是要送到莊上的，沒有離別之色。素文牽著湘靈衣袖，灑下幾點淚來，湘靈也垂了幾點別淚。又向翠香流淚囑咐他：「好生伏侍夫人，教老爺、夫人不要懸念。」翠香是錦囊親姊，又扯住了錦囊，眼淚汪汪的，說了些話，都還沒甚要緊。只有玉奴、賽奴二人，哭做一團，弄得鼻涕眼淚，黏連一片。且道二人有甚苦處，哭得恁般利害？玉奴、賽奴一母所生，在家時坐臥不離，後來又共處患難，同病相憐，到如今忽然拆散，舉目無親，豈不痛傷？玉奴雖與奚囊和好，止一二日，尚未親熱；賽奴雖與容兒恩愛，然自是外方人，語音不通，性情各別，容兒出外，更無一講說之人，故姊妹二人獨覺離別之苦。鸞吹不忍，向水夫人道：「容兒夫妻性命，都是二哥救的。看他如此苦切，女兒意欲叫他夫妻都跟去伏侍二哥，伏乞母親慨允！」水夫人道：「我們寒素人家，現有文虛老僕及奚囊、錦囊兩個小廝，還有丫鬟僕婦，儘夠使用；你嫂孀身邊，正少這一房小房，斷不敢領。」素文道：「二姑娘原該有一房贈嫁，奴這裡人多，大姑娘要人，到莊上去叫幾來就是。況這賽奴，口音與丫鬟們俱不甚通，奴也用他不慣，還望太夫人收受。」水夫人見說是贈嫁素娥，便不好十分推拒，鸞吹又苦苦求告，只得收下。容兒、賽奴俱不更名，但把生素改名生勝，因素字既犯素文，又犯素臣、素娥故也。玉奴、賽奴轉悲為喜。賽奴合容兒忙忙的拜別洪儒夫婦並未能、未媽，收拾上船。

鸞吹原打算送水夫人到莊，盤桓幾日，把鋪都打疊了來。那知船到水關，一個家人領著一乘轎子，跑得滿頭是汗，從城腳下飛奔而至。未能急問：「為著何事？」家人道：「未叔叔恭喜！大小姐，大姑爺殿試二甲，點了詞林，報人擠了一廳，一千五百的討賞，大相公、大娘娘打發不來，叫我來請大小姐回去哩。」未能好不歡喜，忙進艙稟知。水夫人等俱向鸞吹致賀。鸞吹不肯回去，要叫未能回家。水夫人道：「大小姐回去的是，莊上是時常下來得的。你回去打發報人，年伯靈前也該祭告，東方親家那邊也該去定省，親戚等作賀也須得料理。我這裡只勞未管家，已極妥當，不必再要你費心，快些回去罷。」鸞吹無奈，作別上轎。水夫人等船到山口，東方家人上船叩見素臣，說：「家老爺原擬在莊迎接，清晨起來，就傳轎夫；那知京報人到了，纏住身子，不得起身，叫小的致意，改日來見罷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家少老爺恭喜，我還沒來賀喜，改日到門罷，多謝你太爺費心！」家人答應上去，招呼轎夫，水夫人等俱上了官轎，丫鬟僕婦都是小轎，一直到莊上來。莊門、廳堂、寢室，俱懸燈結綵，床、榻、台、凳一切動用器具，約略具備，許多家人莊僕，料理酒席鋪設等事。水夫人愈覺不安，吩咐素臣辭謝。家人道：「老爺及少奶奶吩咐下的，小的們伏侍有不到處，只求太夫人寬恕，就感激不盡了！」家人又呈上一個禮單，上開：白米五十石，柴草一千束，陳酒二十壇，活豬十口，陳醬二壇，小菜十二瓶，清油一石，白鹽一石。

水夫人道：「前日大小姐說柴米都備下的話，我也只認是他料理，怎又費親家的心？且太多了，斷不敢當！」家人跪下道：「以後盤纏，少奶奶自來承值；這是家老爺一點薄意，求太夫哂納！」素臣堅辭不脫，只得全收了。水夫人往各屋內看了一會，竟依東方僑意思，自己住安樂窩，命古心夫婦住博古軒，素臣夫婦住日觀樓，璇姑住璇樓，素娥住素心閣，湘靈住瀟湘閣，歎道：「數皆前定，博古軒隱著大孩兒的表字；素心、瀟湘都隱著二姐、三姐的名字；璇樓樓更不止關會大姐名字，大姐精於算法，能測量天地，而璇樓玉衡，正屬量天測地之器，竟若天造地設者然，豈不大奇？」難兒道：「奴愛這天繪閣幽雅，太夫人可許奴去那裡住宿罷？」水夫人道：「總是空閒，有何不可？但幾日來，見你性格溫和，議論英偉，欲暫屈你住在後房，早晚講些時事，不知可否？」難兒大喜道：「難兒只自愧粗愚，語言直戇，若得伏侍太夫人，朝夕受教，稍開茅塞，何幸如之？」自此水夫人命紫函陪伴難兒，在安樂窩後面三間房內住宿，早晚與水夫人講論，不題。是夜席散後，水夫人作主，命素臣與田氏同宿。擇了二十一日，與璇姑完婚，次及素娥、湘靈。正是：

真如久旱逢甘雨，恰是他鄉遇故知。  
如此洞房花燭夜，絕勝金榜掛名時。

次日，素臣進城拜謝任公、任母，並謝鸞吹、洪儒，又出城，賀謝東方橋，向各人述明隱處山莊，絕不入城府之意。回來洗去面上所敷之藥，露出無瑕冠玉。璇姑、素娥、湘靈俱如撥霧見天，喜形於色，難兒暗暗驚訝。玉奴、賽奴都吃驚道：「原來爺是個白面，不是那紫的面兒。」小驪道：「爺怎忽變做白臉？」生勝笑道：「相公是白臉變藍的，怎反說變做白臉兒？」

不說丫鬟們私議。單講二十一這日，素臣拜過天地祖先及水夫人，璇姑新妝出來，拜了水夫人四拜，古心、阮氏、素臣、田氏各受了兩拜，與素娥、湘靈都平拜了。合家見禮已畢，田氏等將素臣、璇姑雙雙送至璇樓上，共效于飛。這一宵恩愛，果是不同：

一個頂天立地偉男子，一個測地量天奇女兒。  
一個手握璇璣，織女時窺北極；一個胸羅星斗，牽牛斜抱文昌。  
一個九死一生，沙場上幾遭凶刃；一個千貞萬烈，火坑中煉出真金。  
一個說，看了面上青藍，教奴吃嚇；  
一個說，摸著頸中疤靨，令我生悲。  
悵當年，合歡床虛諧連理；喜此夕，鮫綃帕真探驪珠。  
西子湖邊，略勾股勢；東方莊上，直測弧形。  
徒弟漫入鼓兒中，昔成膜外；師父跳出圈子去，今在個中。

璧合珠聯，算不出五星聚奎，五星聚井；  
銅壺玉漏，滴不了半夜濃恩，半夜濃情。  
次日，素素心閣上，與素娥合盞，又是一種恩情：  
一個肘後懸書抱樸子，一個龍唇著艾鮑家娘。  
一個承氣麻黃，甦醒何郎粉面；一個大黃甘草，勾留倩女香魂。  
一個慘語難聽，望死後挈奴骸骨；一個柔腸欲斷，誓生前不出門庭。  
一個說，臥銅屏凍得你肉冷如冰，至今疼著；  
一個說鬧金鑾嚇得奴心澆似水，那等淒然。

恨當年誤服補天丸，抱使君升麻骨碎；  
喜此夕飽食胡麻飯，樓寄奴蘇木香齋。  
新會檳榔，白藪忽驚黑丑；合歡花粉，苦參今變蜜陀。  
蟬蛻面香，金箔女貞舒荳蔻；牽牛遠志，蛇床滴乳露蜂房。  
五靈犀角兩心通，白芍藥赤芍藥茵陳新試；  
半夏丁香初舌吐，苦瓜蒂甜瓜蒂花蕊親嘗。

二十三日，輪到湘靈，一對詩文知己，鼓琴鼓瑟，別有風流：  
一個長線釣鼈李太白，一個回文織錦蘇若蘭。  
一個憔悴龍泉揮彩筆，光搖海岳；一個塵理太阿感巨靈，掌握風雷；  
一個驚喜若狂，見和詩欲求全集，一個思量成病，吟絕命不惜殘生。  
一個說捉臂撕衣醫悶痘，嚇得奴膽兒都碎，  
一個說形銷骨化讀哀詞，哭得我眼淚俱枯。

想當年死掬生抓，那顧皮膚痛癢；到此夕輕勾軟抱，恁般心坎溫存。  
已得人憐，何妨便落他人後；盡教風瘦，從今不怨晚風前。  
嬌姿那慣雨雲，真個夢魂都顛；冷豔新承雨露，頓令骨肉重溫。  
螺黛淺深記歡情，又只怕菱花窺見；猩紅點滴留春色，須不是鴟舌啼來。

自此一妻三妾，琴瑟靜好，同事太夫人，怡怡色養，真個滿座春風，合門和氣。瞬息之間，不覺已是小盡之夜，水夫人道：  
「歲月如流，筋力易盡。從明月初一起，立一課程，恪守勿越，以為他日致君澤民之用。我已定下一單，你等去看，若沒有更改，就依著做去。」紫函呈上一個柬帖，素臣敬受看時，上寫著：

文水氏日課：分日作三分：一分看書，一分督課，一分紡績。  
文真日課：分日作三分：一分看書，一分讀文、作文，一分課子。  
文白日課：分日作六分：二分看經書，一分閱史，一分習武，一分讀文、作文，一分作詩賦。

阮氏、田氏日課：分日作五分：二分料理中饋，二分紡績、繡作，一分看書。  
劉氏日課：分日作五分：一分佐理中饋，一分學算，二分紡績、繡作，一分看書。

沈氏日課：分日作五分：一分佐理中饋，一分學醫，二分紡績、繡作，一分看書。

任氏日課：分日作五分：三分繡作，一分看書，一分學詩賦。

素臣看完，遞與田氏等同看，因說道：「孩兒等日課，敢不恪遵慈命！惟母親日課中，紡績一條，尚求更改。」水夫人笑道：「敬姜為大夫之母，尚勤於績，何況我乎？」素臣不敢再講。田氏等俱稱遵命。湘靈斂衽道：「大姐、二姐俱有詠絮之才，太夫人獨許兒學詩賦，或未悉其底蘊耳。乞太夫人一視同仁，不識可否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君子教人，不拂其性，順而導之，則人易從。汝以詩文為性命，若欲禁你筆硯，使專務女工，則鬱鬱無聊，必生疾病。我故留此一個光陰，為汝陶情適性之地，非為婦者必當含毫吮墨，以荒婦功也。大姐、二姐雖能搦管，而所好不同，當以婦工為要。就是媳婦，他也通文墨，我從未令他吟詩作賦，正為此也。嗣後如遇令節及爾等生辰，當給假一日，聽爾等相聚，酌酒賦詩，以為歡樂，此亦蠟祭息民之意，其餘則悉依日課，可也。」湘靈感激受教。素臣稟道：「目今時勢，所急不在文章。孩兒欲以一分作文、讀文，一分作詩賦之工夫，並為閱史、習武，不知母親意下如何？」水夫人道：「這是極好的了！我之留此二分，令汝藝文者，因係本朝做秀才分內之事，爾能留心時務，舍輕從重，有何不可？」因取筆改作二分閱史，二分習武。素臣謹敬受命，逐日自課不題。一日，素臣正當習武之時，佩著寶刀，叫錦囊拿著弓箭，到園中望春閣來。那閣背西面東，閣前有幾百步空闊，一望都是垂楊，間著碧桃、紅杏、玉李、朱櫻，無邊春色，煞是可憐。素臣擇這一片空地，常來此舞刀射箭，發弩使槍。這日走來，遠遠的聽有哄笑之聲，近前一見，卻是奚囊夫婦、賽奴、容兒、秋香、小躉幾個男女，在那裡舞劍作耍，見了素臣，奚囊、容兒都嚇一跳，秋香等就要走散。素臣叫住道：「奚囊、玉奴、賽奴是個會家；你們三個，是幾時學來？且各舞一回，看是如何？」三人沒法，你推我讓，容兒只得先走上前，向賽奴腰間拔出劍來，舞了一回。素臣笑說：「雖是力弱，也還虧你！」次及秋香，提著劍，橫七豎八的亂砍。素臣大笑道：「這是那一家，真個劈柴劈了！」末後輪到小躉，小躉不慌不忙挽起羅袖，把腰間裙帶繫了一緊，提起那劍，使個身法，藏過劍尖，全勢往下一坐。猛聽咄的一聲，那劍望著素臣心口直擲將來，剛離得三五寸，忽地一斂，風一般，快收轉去。只見那劍光，霍霍地耀著，嗤嗤地作響，左三右四，前五後六，舞得如一團白雪，萬瓣梨花，沒點空兒。正舞到熟處，忽地一收，露出一個瘦小身材，按劍而立，口不喘氣，面不改色，鬢不亂發，裙不動摺。素臣驚訝道：「這又奇了！你點點年紀，怎舞得如此純熟？就是玉奴，也不過如此，卻是那一個教來？」玉奴、賽奴道：「小躉姐的劍，比奴輩高了十倍，那裡教得他來？」小躉又不肯說何人所教，秋香道：「他的劍是木四姐傳授的，他還會使獼猴摘果、鷓子鑽天許多好看的把勢哩。」素臣道：「原來木四姐果是有武藝的。」因吩咐錦囊，去請太太及木四姐來此，看演武藝。錦囊如飛去請。素臣命玉奴、賽奴對舞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你二人的劍，與小躉一般純熟，力量更足，因他的年紀小，故覺驚人。但都還是旁門，不是正傳，我當教你不換刃法。」小躉與玉奴、賽奴，俱歡喜無限。素臣正要叫奚囊舞劍，水夫人已領了鸞吹、難兒出來。原來鸞吹常時到莊，就與難兒同宿，兩個講得甚是投機。這日正來問候水夫人，錦囊來請，說小躉舞劍之事，鸞吹亦以為奇，因隨著出來觀看。到得閣下，素臣備述前事。水夫人道：「四姐每常議論，輒及軍營戰陣之事，我還認是紙上談兵，原來竟嫻武事；今日定要請教。」難兒道：「二相公謀勝孫、吳，勇過襄、鄂，奴怎敢班門弄斧，貽笑大方！」素臣道：「小躉劍法，已見一斑；不必太謙，斷要請教的了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武事雖非婦道之正，而邑姜曾列亂臣，與望散比烈；洗夫人、章夫人俱以此名垂史冊，功被民生。世治尚文，世亂尚武。目今宦寺擅權，邊徼不靖，正值用武之時，四姐既有武藝，當精益求精，不可徒懷退讓，虛擲光陰。但較武須有賞罰，以鼓舞精神，昨日任親家送來的一腔豬、一腔羊、兩匹紅綢、兩壇陳酒，叫奚囊去各分一半，連豬、羊首拿來；紫函再去向二娘娘及大姐、二姐、三姐說，各帶一件器玩，同來一看。」奚囊、紫函領命而去。

須臾，豬、羊、紅、酒俱到。田氏領著璇姑等出來，田氏拿出一個玉魚，璇姑是一顆珍珠，素娥是一雙銀釧，湘靈漲紅了臉，縮手在袖裡，伸不出來，向璇姑、素娥道：「妹子沒曾關會，拿著不值錢的東西，怎生出得手？晴霞，快去取那玉獅鎮紙來。」水夫人道：「且慢去拿，你帶的何物，不防取出一看。」湘靈無奈，在袖內掏出一條鬆綾手帕，上面繡著芙蓉、桂花。水夫人看了，嘖嘖歎賞道：「怎繡得如此生動，竟是活的一般？夫榮妻貴，這采頭也好，要以此為賞功首物了！」湘靈愈加局■。田氏等傳玩，稱賞不置。水夫人道：「如今分作三番考較，先較力，次較射，次較槍刀；勝者賞以首飾豬羊等物，負者罰以巨觥。」素臣領命，

見閣前有兩個石欄，約有七八百斤一個，便去提一個來，放在中間。水夫人道：「這個太重，再找一件輕些的來。」素臣遠遠見一塊大石，橫在一棵古梅樹下，因去提來，把手斲著，約有四五百斤，道：「這卻又輕了些。」水夫人道：「這樣大石也不為輕了。」因命眾人去掇，大家看著，不肯先上。

秋香高高興興的，先趕上去，用力一提，卻如蜻蜓搖石柱一般，體想動得分毫。素臣笑道：「此真可謂不自量矣！」水夫人道：「天下事都如此，實有本領的，斷不輕躁若是！」秋香見素臣笑他，偏要掇這石頭起來，掙得滿身臭汗，頸上紅筋根根扛起，到底一毫沒用。連冰弦、晴雪等，都笑將起來。水夫人慌忙喝住道：「這癡丫頭性命都不顧了！」秋香沒趣，只得走開。容兒上前，死力掇弄，也不能起。

小躉掇離了地，卻提不來。水夫人等都驚異道：「秋香頗有蠻力，怎反不如小躉？」奚囊上前，撩起衣襟，埋好腳步，蹲身下去，用手攥住石角，掙將起來，那石便離地一尺多高，勉強掙了幾步，便就放下。水夫人道：「這卻虧他，從前在家沒有這力量。」奚囊下去，玉奴上來，也不埋步，也不撩衣，兩手一掇，那石輕輕便起，離地有二尺上下，直掇到水夫人面前，然後放下，面不改色。水夫人大加稱贊道：「比奚囊強遠了！且看你妹子如何？」玉奴道：「賽奴的力大，曾比過來，他敢拿得這石欄起？」賽奴裊裊的走將上來，也似玉奴一般，不去撩衣埋步，把手去輕輕一提，竟提不動，因用兩手攥住石角，掇將起來，離地才一尺多高，面就發紅，把手狠緊一緊，走了三五步，氣就喘將起來，素臣連忙喝住。賽奴放下石頭，羞得滿面通紅，心頭兀自突突的亂跳。水夫人問玉奴道：「他這力量，遠不如你，怎說是賽奴力大？」玉奴道：「便是玉奴心裡，也是詫異，從前常比過，是他力大，怎今日這等不濟？」水夫人道：「你且拿那石欄，卻不可勉強。」玉奴真個去拿那石欄，卻拿不動，水夫人道：「這石欄本過重了。四姐，你試掇一掇這塊大石看。」難兒卻不去掇那大石，竟來拿這石欄。水夫人慌道：「四姐看仔細，還是掇那塊石頭罷。」水夫人一面說時，難兒早把石欄提起，走了十數步，覺著吃力，便放下了。水夫人驚喜道：「看你如此嬌柔，卻有恁般神力！」

因命取玉魚來，親手送與難兒；又賞了玉奴一段紅綢，五斤豬肉；奚囊、小躉每人一段紅綢，三斤豬肉；賽奴賞了三斤肉，又罰了一觥酒；容兒、秋香各罰一觥。然後較射，水夫人取一隻銀釧，命玉奴折了幾枝桃花，做了一個大圈，中間把彩線懸著銀釧，掛在垂楊之上，離著百步，令眾人各射三箭；中銀釧者為最，中桃花圈者為次，三箭俱不能中者，罰之。素臣先張弓搭箭，連發三矢，俱中銀釧之中；水夫人取珍珠賞之。玉奴三箭，一箭穿了銀釧，兩箭穿入桃圈；賽奴、奚囊三箭俱中桃圈；小躉兩箭俱不到垛，一箭卻正從銀釧中鑽了過去；容兒三箭俱不到垛；秋香更是放野。臨末，鸞吹等催逼不過，難兒只得上前，真個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孩，弓開滿月，箭發流星，一連三箭，俱穿入銀釧中去了。水夫人及田氏等俱稱神箭，玉奴等都暗暗喝采。素臣道：「四姐之力，略遜孩兒，這箭竟與孩兒匹敵矣！」難兒道：「二相公之箭，透銀釧去，更百餘步，奴只過銀釧便止，怎說是匹敵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射只論中，四姐不必太謙！」命取垂楊上那只銀釧並桌上的一隻，替難兒勒於兩臂。玉奴賞了一個豬頭，一段紅綢；小躉也是一段紅綢，三斤豬肉；賽奴、奚囊俱是三斤豬肉；餘俱飲一觥酒。

素臣命奚囊斫下幾株樹梗，削成槍桿，頭上縛著桃葉，蘸著香粉，先令奚囊夫妻比較。兩人鬥了數十回合，奚囊面上心窩撲了兩處粉痕，玉奴乳旁也著了一點，是奚囊輸了。賽奴上去，姊妹二人殺做一團，玉奴止肩膀上一點粉痕，賽奴乳旁心口，卻著了兩槍。賽奴下去，小躉上來，戰到幾個回合，素臣忙喊：「小躉下來！」玉奴慌的跳出圈子外去，去看小躉時，已是滿胸粉點。素臣笑道：「你這槍是何人所教？怎一些家數沒有，也敢上場？」難兒道：「這妮子真是大膽，你幾曾學過槍來？」水夫人等俱稱玉奴槍法。難兒接過小躉那槍，破步而入，玉奴迎往，狠鬥起來，約有十數回合，玉奴敗陣下去。素臣令賽奴助戰，玉奴復身轉來，姊妹兩個，雙戰難兒。難兒不慌不忙，左挑右撲，二人應接不暇，勉強支持了四五十合，賽奴虎口著了一槍，負痛棄槍而走，玉奴仍復敗陣下去。看兩人身上，俱有三五處粉痕，難兒身上並沒一點。正待收槍上來，素臣見獵心喜，拈過一枝槍，搶步而入道：「四姐槍法如神，特來請教！」

難兒自恃槍法獨精，謙遜一句，便舉槍來敵。素臣虛戳兩槍，難兒撲過，還一槍來，素臣把槍裹住，用力一繳。難兒覺著手重，盡力一壓，卻壓不下去，復往上蹺，又蹺不起來，戳又戳不進，收又收不轉。素臣猛地一繳一收，只聽「刮辣」一聲，難兒的槍近著尖處三五寸，已絞得粉碎。難兒擲槍於地，愧服不已。素臣道：「這是槍桿不結實之故，我原沒繳過四姐之槍，尚未分勝負也。」水夫人道：「玉佳原不在內，這槍法也是四姐第一。」把湘靈繡帕送與難兒，難兒不受道：「敗軍之將，不罰幸矣，何敢受賞？」水夫人再三遞給，只得受了。又賞了玉奴一段紅綢，一個羊頭，賽奴、奚囊各三斤羊肉。素臣因見小躉賞的兩段紅，被秋香替他披在身上，叫奚囊、玉奴也把紅披將起來。玉奴披了兩段，存一段遞與奚囊，奚囊原有一段，恰好湊成兩段，一樣的交披肩上。素臣覆命秋香，折了六枝桃花，令奚囊等各戴起來，都到水夫人面前磕頭謝賞。秋香見奚囊夫婦簪花披紅，雙雙拜謝，嘻的笑道：「倒像拜堂哩！」只因這一句話，把水夫人心事平空提起。正是：

飯裡胡麻歸玉洞，水流紅葉向金門。

總評：

夾敘玉印似屬技書而實非枝節也。一則見水天人切念其姑，所囑之言、所遺之物，俱銘刻於心。服膺勿失，有此遺物以徵遺言，尤信而可徵。一則見素臣為旭日之祥，與赤日之夢、曉日之圓，映射成彩，並非故生枝節者可比。

水夫人寬待秋香，微意作兩番詮釋，非後一段議論，猶未悉其曲折也，故留以待難兒之問。難兒初至，法應一表，不必另起爐灶，何便如之。素臣之收賽奴，因其有用，故歸洪儒，是棄於無用之地也，豈不可惜？然使竟作贈嫁，亦稍嫌平直，且與錦囊一色少變換之法矣，故借姊妹之情以合，便覺生動可喜。

水夫人以諸樓閣之名為前定，而難兒即請居天繪閣，亦有前定之見於胸也。空青一點更無渣滓可瀉。

諸樓閣一徵前定、一伏賜第，亦是雙管齊下。

點綴璇姑等一段妙辭，如碎金屑玉，一字一珠，其貼切各人處，亦天造地設，不可掇，真可稱錦心繡口。

比武一段，不脫稗官家套子，而先以舞劍，結以拜堂，中夾不自量之秋香，不應口之賽奴，始而驚人，既而發笑，小躉則已全非，稗官熟套矣；更有湘靈一段，踟躕之意點綴其間，香豔風流，豈一切稗官所得望其肩背。

賽奴何以不應口，此於無文字中做極著色文字，不為指出辜負作者苦心矣。賽奴之力本勝玉奴，而玉奴虛結花燭，賽僅則實赴陽台，容兒係風月班頭，兼有紫金龍涎供其揮霍，月餘來顛倒衾裯，賽奴之精力竭矣，故玉奴亦詫其不濟也。一無字中，有如許鳳倒鸞顛，蜂狂蝶浪准文字，豈非絕世文情。

賽奴不應口，不止寫容兒、賽奴月餘之有事，兼寫奚囊、玉奴月餘之無事也，奚囊願待阿錦固是真心，然溫香暖玉宛然在床，兩意雲情灑然入聽。此月餘來，保無有一刻一念，靜中思動，而卒然入於不可知之域者乎。以此表之，覺奚囊之卻色，不下於素臣之於璇姑、素娥則又於一無文字中，作如許金堅玉潔，絕欲守盟文字，豈非絕世奇文。

賽奴之不應口，不止寫容兒、賽奴、奚囊、玉奴之有事無事也，以後文長生之生年、月、日計之，賽奴受胎惡吐正在此時，理應惡食貪睡、少氣乏力，則又於一無文字中，作如許黍珠桃花、精凝血裏文字，豈非絕世文情。